

開端

奧古斯特·希爾德等著



August Hild
Neue Deutsche Erzähler

根據 Aufbau-Verlag Berlin 1951 年版本譯出

開 端

原 著 者	德 國 奧古斯特·希爾德等
翻 譯 者	劉 德 中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 刷 者	光 藝 印 刷 廠 (上海長陽路1121弄325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823) [VII I 23]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172000 字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 5/8
1955 年 8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10100 冊
定價 八角一分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共包括九個短篇。

其中七篇是反映解放後德國人民的新的精神面貌。如：開端、鎖鏈、生動的教育描寫工人們如何交換生產經驗，推行新工作法，努力政治學習等。六個年輕的拖拉機手描寫一個普通姑娘學開拖拉機的經過。起先她碰到各種困難，由於她堅持學習，終於成為一個熟練的拖拉機手。田廬上長着麥子描寫一個思想保守的農民起先不相信機器耕田的好處，後來通過自身的經驗，認識了它的優點。記油脂百分比的筆描寫兩個被欺騙的農民對貪污分子展開的鬥爭。除去了地雷的土地描寫一個舊納粹軍官的思想轉變，從不顧幹活到積極工作的經過。

另兩篇漁村和烏鴉鬼刻劃解放前的一些情形。前者描述黑暗統治下漁民們的悲慘生活；後者生動地繪出了一個富農的陰險毒辣的嘴臉。

作者簡傳

貝諾·普魯德拉(Benno Pludra)

二十五歲*。是一個金屬工人的兒子。解放後做過短時期的小學教員。現在在柏林廣播報編輯部服務。

游利·貝列參(Jurij Brězan)

三十五歲。是一個索布族**的兼耕幾畝地的石工的兒子。納粹時代曾從事地下活動。作品是用索布文和德文寫的。解放後帶頭參加了索布族人民文藝的復興工作。他現在是索布作家協會的主席。

賀伯特A·蘭格爾(Herbert A. Langer)

一九一四年生於格羅告。戰前是一個半工半讀的大學生。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做了蘇軍戰俘。釋放回國後從事新聞工作並且創作了一部描寫士兵回鄉的作品一個找到了自己的人。

J·C·史瓦茲(J. C. Schwarz)

四十二歲。新聞工作者。是每日評論報的通訊員。

克麗斯塔·萊尼格(Christa Reinig)

二十五歲。做過花商徒弟和出版社徒工。戰後曾在紡織工廠、建築公司和一家商店櫥窗人體模型工廠做工。一九五一年進了柏

林胡包特大學工農學院求學。

特奧·哈利希(Theo Harych)

生於一九〇三年。父親是西利西亞一波森邊區的林工和長工。他度過悲慘的童年後，十六歲就做了礦工，後來做了汽車司機。他三部相連的小說中，第一部在陰暗的森林後面最近出版了。第二部不久將出版，書名是幽谷。

奧古斯特·希爾德(August Hild)

一八九四年生於韋斯德伐德州的慕尼豪斯鎮。父親是村子裏的皮鞋匠，母親做短工。他自己學做塑工。現在是先進工作者並且是拉泰諾國營煉鐵廠技術部的主任。

艾爾文·史蒂馬特爾(Erwin Strittmatter)

一九一二年出生於下疏塞喜阿的史培冷貝格。他生長在一個偏僻的小村子裏。做過麵包工人，毛皮獸飼養工人，馬夫，光學儀器工廠的助理工人和毛織工廠的工人。解放後做過長工，麵包工人，公務員和記者。夜晚公餘時寫了三部相連的小說中的第一部牛夫——這本書最近出版了。短篇小說除掉了地雷的土地也是在學習、工作和爲和平鬥爭的百忙中寫成的。

* 這裏所說的年齡都是指一九五一年原書出版時的年齡。——譯者

** 索布族是德國的少數民族。他們屬於斯拉夫民族，居住於德國的東部。——

目 次

作者簡傳.....(I)

六個年輕的拖拉機手.....貝諾·普魯德拉(1)

田塍上長着麥子.....游利·貝列參(42)

記油脂百分比的筆.....游利·貝列參(82)

鎖鏈.....賀伯特 A·蘭格爾(100)

生動的教育.....J·C·史瓦茲(107)

漁村.....克麗斯塔·萊尼格(110)

烏鴉鬼.....特奧·哈利希(147)

開端.....奧古斯特·希爾德(176)

除掉了地雷的土地.....艾爾文·史蒂馬特爾(190)

六個年輕的拖拉機手

貝諾·普魯德拉

那姑娘突然在門口出現了。

她說了一聲“早”，並且仔細地打量了一下他們每個人。她的眼睛是藍的，和窗外的天空一樣藍。

俊德停止了他那細嚼緩嚥，哥爾德忘記了喝咖啡。漢斯把麵包放回去。陸茲張大了嘴。

四個年青的拖拉機手就這樣坐在那兒，睜大了眼睛望着她。

他們沒有料到新的女拖拉機手會是這個樣子，完全沒有料到。當哥爾德告訴大家，有一個姑娘將到站上來駕駛拖拉機的時候，他們簡直要笑死了。於是大家開始揣測這個姑娘會像什麼樣子；現在他們的想像却像個紙牌搭的房子那樣整個倒塌了。

因為站在門口的姑娘完全不像個笨手笨腳的人。她穿着一件圓領毛絨衫、一條長褲和短襪，看起來就像一個好漢。難怪這四個青年都愣住了。難怪他們開始懷疑自己從前的想法。哥爾德臉上首先露出驚異的傻笑。她看見了，大踏步地走到桌子跟前，問道：

“你為什麼做出這副鬼臉？”

哥爾德發呆了一陣，後來笑起來了。笑得嘴都歪了。他同時站起來和她握手，並且說：“對不起，事情有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請

你不要見怪。”

於是這位姑娘英格就開始和他們認識了。身體瘦小、頭髮烏黑、目光銳利的是哥爾德。那個肩膀和櫃子一般寬、手至少比她自己的大一倍的是俊德。滿臉雀斑、鼻尖朝天、嘴唇呶出來的是漢斯。還有陸茲，他又小又圓，但是動作很敏捷。

她和每個人握了握手。大家談笑着，於是剛才那種不自在的感覺很快就消失了。他們一定要她坐下吃東西，接二連三地向她提出問題。

他們什麼都想知道，問長問短，問古慕勒城的情形，問拖拉機司機學校裏的學習情況，問她對各方面的印象，問一切與開拖拉機和耕田有關係的問題。

他們兩肘靠在桌子上，彷彿覺得她講的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似的。英格忙着吃，點頭，搖頭，笑，講話，切麵包。她不知道應該從哪裏講起好，因為大家都不等她回答，一個問題剛剛提出來，第二個又來了。

話漸漸少了，俊德突然咬了咬自己的手指頭，眼睛盯住英格的臉。

“我想問問你，”他吞吞吐吐地說，一面瞥了哥爾德和漢斯一眼，“我們不大清楚你到底明白不明白你將坐拖拉機。”他不自然地停了一下，然後含糊地咕嚕道：“是哪，坐，每個人都會，但是你，”他的話又清楚了，“你想開拖拉機耕田，想跟我們一樣操縱那傢伙。”

“你們是不是不相信我有這個能力？”

“哎，不是這樣說，”陸茲插入了一句，結果他被俊德在他肋骨上暗暗打了一記。這胖子玩什麼花樣！在半個鐘頭前，大家還一致認為，一個女孩子開拖拉機實在不大像話。她來了以後必須立即使她明白她將多麼需要他們這幾位“先生”的幫助。現在胖子竟背叛了

他們，講出這種話來。

俊德又開始講話了。他講得很慢，很嚴肅，口氣甚至有一點慫恿，“告訴你，英格，做一個好拖拉機手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你根本還不認識我！”

俊德做了個手勢，表示那沒有什麼關係。這可惹惱了英格。她的眼睛裏冒出了怒火。

“喂，你太不講道理了！”她怒氣沖沖地對那個大個子講，“你不能因為我不是男人，事先就斷定我沒有用！”

“不要生氣，”俊德勸慰她，“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不過是想說……”他找不到適當的話，看了看自己的手指頭，望了哥爾德一眼。哥爾德以為這是暗示他講下去，於是毫不猶豫地說道：

“俊德的意思是說，一個女孩子開拖拉機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他也不大懂，你為什麼特別要選擇這種職業。”

這可弄得俊德目瞪口呆了。那傻瓜講些什麼？第一，這根本就不是俊德自己想要講的話。第二，哥爾德口口聲聲說這是俊德的意思，並不提到這是大家的意思。他沒有說“我們”，他一直是說“他”。換句話說，他，俊德，是完全孤立了，而其他的人已經差不多相信這個女孩子能夠勝任她的工作，事情只不過有一點不大“尋常”罷了。而且他也根本沒有想勸她放棄這個職業，他不過想叫她明白，她以後在工作中一定會需要幫助，而他們都將樂意幫助她。

但是因為他腦子轉得不够快，話也講得慢了一點，結果給這多嘴的傻瓜打了岔。

正當英格氣哄哄地答覆哥爾德時，門突然開了。走進來的是馬丁。英格是由他用機器腳踏車從火車站上接來的。他兩手插在口袋裏，走到這四個青年的後面，面對面地注視着英格。他的眼睛略帶着一些嘲笑她的神情，但是他這種神情並不像是惡意的看不起她，

倒像是大哥哥對小妹妹的一種關懷。

英格抬頭看了看他，覺得不自在了。“一個大傻瓜”，她想到，於是把刀子放在桌上，喝了一口咖啡，站起來了。

“這是我們的組長，”哥爾德說，並且使勁地在馬丁肩上拍了一下。馬丁敬了個禮，不免露出一點窘迫的樣子。但是他那種嘲笑他的神情立刻又在他眼睛中出現了。

“你今天就想跟我們出去嗎？”他問英格。

“這还用說囉。否則我到這裏來幹什麼？”

“是哪，不過你今天還是先理理東西，習慣習慣再說罷。”

“理東西，今天晚上還來得及。至於習慣，最好是從工作中去養成它。”

馬丁咬着他的下唇。

“可是你的拖拉機有點毛病，馬達不大靈活。我看你還是等幾天再說。今年第一季度的任務這個星期就要完成了，那時你就可以從容不迫地開始工作。”

他望着她的眼睛，等待着她的答覆。英格的答覆很乾脆。

“不，”她說，“我今天就要跟你們一起去。”

“可是請你想一想，”馬丁積極地勸她，“你的拖拉機一定會拋錨。你一個人丟在外面，我們……”後面幾個字被他嚥下去了，他緊緊地閉上了嘴。

這時漢斯把頭鑽到前面來。

“關於拖拉機的事，你是在胡扯。我昨天還在駕駛它。機器靈活得像一部縫衣機一樣，一點毛病也沒有。你一定弄錯了，馬丁。”

“是的，昨天我們跟漢斯在一起，”俊德和陸茲插口道，“他駕駛着拖拉機在田上來回奔馳着。那架機器再好也沒有了。”

但是馬丁只聳了聳肩膀，臉上沒有絲毫表情。

“這既然是大家的意思，”他最後拖長聲音說，“既然你們一定要有個光榮的結局，那末就請便吧。”

說了這幾句話以後，他變得很沉靜。英格像隻小雞一樣站在這幾個小伙子中間。她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她只知道馬丁的話一定和她以及她的工作有關係。這時俊德的聲音打破了沉寂。他訥訥地說道：“光榮的結局是什麼意思？”

“問得多麼蠢，”馬丁咕嚕道，“這當然是指勞動競賽。”

俊德看了他一會兒，然後說道：“那你可想錯了。”

這時大家都覺得憤憤不平。馬丁說得實在太過火了。他雖然是組長，也不應該講這種話。馬丁却開始替自己辯護。

“爲什麼說我錯了？過五天我們就可以完成第一季度的生產任務。我們現在勝過了其他兩組。以前根本沒有估計到英格會來，因爲拖拉機本來預定十四天後才能修好。哪裏知道機械工廠裏那些人發了瘋，提前把它修好了，爲的是這個小雞可以坐拖拉機出去逛逛。好吧，就讓她坐坐逛逛吧。但是不許她耕田。你們懂嗎？她一旦參加工作，就要正式算我們的一個成員了，這樣就會提高我們的生產任務，而且……”

“那有什麼關係，”陸茲插嘴道，“就讓他們提高我們的任務，她不是也要參加耕田嗎？”

馬丁大聲笑起來了。

“她怎麼會耕田！她從來沒看見過拖拉機，在學校裏學了八個星期，就要耕田。可以想像得到結果怎樣。她犁出來的犁溝，一定會把農民吓壞，他們會來問我們，是不是放了幾隻野豬到田裏去亂掘亂扒過。”

“我認爲你說話太粗魯了。就算你說得對，你也不應該用這種語氣，”俊德向他提意見，“你會使英格對工作失去信心。”

“請你們不要誤解我的好意，”馬丁改變了口氣，“我完全是爲了我們的小組打算。我們是青年勞動突擊組，我們想在競賽中獲得勝利。也許你們對勝利不關心了？”

“我們當然關心，”哥爾德說，“但是我們對勞動競賽的看法和你不同。勞動競賽的目的不是爲了使某組能夠獲得勝利，而是爲了使大家互相鼓勵，以便提高我們整個站上的生產。因此英格雖然可能還不够熟練，但是她至少也可以有些貢獻。無論怎樣，有了她以後我們小組的生產就會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們在競賽中相對的落後，也沒有什麼關係。至於你藉口說機器有毛病，我覺得相當……”他停了半晌，然後大聲說，“我贊成英格跟我們一起去工作。”

馬丁冷冷地望了一下哥爾德。他轉過來看陸茲，但是陸茲只搖了搖頭，拒絕表示意見。他眼睛轉過來瞪着漢斯，漢斯在冷笑，一句話也不說。俊德臉上也露出不高興的神氣。

他孤立了。他們都反對他。他緊蹙着眉頭，咕嚕道：“好吧，但是我要帶她到我的田裏去工作。”

很明顯，他因爲大家反對他，不得已才同意讓她去。他板起了臉，臉上顯得冷冰冰的……有人幫助英格把行李搬到樓上去了。

她和站上的一個女職員睡在一間屋裏。

英格現在沒有心去注意紅斑點的窗簾、漆得雪白的床、衣櫥、圖片和明亮的屋裏那種吸引人的整潔。

她從箱子裏急忙取出了一套藍色的工裝，脫去了短襪，把工裝套上去，穿上了一雙長統靴，縛了一塊頭巾，飛快地跑下樓梯。

四部拖拉機正從院子裏蠕蠕地開出。小伙子們笑着招呼她，然後拐個彎不見了。

英格心裏突然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快樂。

馬丁，讓他等着瞧吧！那小子憑什麼這樣傲慢？

她犁出來的犁溝將使他驚奇。她不僅在拖拉機學校裏學習了八個星期；她還有幾手呢！

馬丁在機械工場旁邊等她。他向她招手，她連忙跑過去。

拖拉機停在車間裏，它短小精悍，看起來像一隻年輕力壯的狗。這是一台“勞動英雄”型的新式拖拉機。

當她終於坐在舵盤後面發動了馬達，拖拉機開始震動的時候，她心底的快樂從眼睛中射出來了。

馬丁看見了，覺得很驚奇。

她操縱機器是多麼的靈巧呀！一舉一動，加油換閘，都是有條有理，絲毫也不慌亂。當她把拖拉機開到犁前面去上鉤時，遠近也恰好好處。

然後他們倆開着拖拉機順着石板路，就是從前地主莊園的大道，駛去了。

從前，笨重的、裝滿了穀子的大車一顛一簸地經過這條石板路，高大騾馬的鐵蹄擊着路面的石頭——爲了“老爺”。

從前，天還沒有亮，擠奶和餵牲畜的工人便經過這條路到畜棚裏去——爲了“老爺”。

從前，做短工的，穿着木屐，帶着赤腳的小孩從這裏走過——爲了“老爺”。

畜棚的磚牆後面傳來牛羣的喧嘩、豬的尖叫、羊淒涼的咩聲和馬的踐踏聲——爲了“老爺”。

鐵工場上鐵鎚發出叮噠的聲音，木工場上木屑在飛舞着，釀坊裏馬鈴薯被釀成酒——爲了“老爺”。

在院子旁邊長着高大的栗樹，花園裏深綠色的樹木後面隱約可以看到一幢華麗的白色建築物——爲了“老爺”，一切一切都是

爲了“老爺”！

成百的人在生活着，成百的人在勞動着——播種又收割，把馬鈴薯埋在地裏，後來又挖出來，飼餵牲畜，養肥牠們——一切一切都是爲了“老爺”，爲了那個穿着馬褲、傲慢的“老爺”。

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這些房屋成了農業機器出租站的停車間、倉庫和工場。

短工現在是自由的農民了，他們都僱用站上的拖拉機耕田。

這兩個青年正駛往一塊田上去，這田從前屬於地主，現在却屬於一個新分到地的農民。

二

這是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百靈鳥唱着歌飛升天空，田上瀰漫着一股翻鬆了的泥土氣味。

他們現在犁的是最後幾畝田。一直到上個星期，年青的突擊小組在離站上很遠的地方工作，並且在那裏宿夜。

現在他們耕着附近的田地。這也是他們的一個任務。

另外兩個小組還在離站上很遠的地方工作，差不多沒有音訊，只有修理車間或開往那裏去。

他們的拖拉機很少發生較大的毛病。到現在爲止，需要在站上修理的情形只發生過四次。

在這方面，馬丁一組運氣也不錯。近來他時時刻刻耽心着。他們剩下的時間不多，萬一機器出了岔子，損失的時間就很難彌補了。

而且在外面工作的兩組，也可能隨時向站上報告他們完成了任務。

這就是馬丁不願意讓英格現在跟他們一起工作的原因。第一，

她是個女孩子。第二，她沒有經驗，不可能和他們並駕齊驅地工作。而且他也切望着他的小組在競賽中獲得勝利。他們費了不少苦心，像騎士愛護自己的馬那樣保養機器，並且盡了一切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而且哥爾德所講的並不完全是事實。馬丁知道得很清楚，競賽是爲了什麼。他知道增產比勝利更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他眼看自己就要獲勝，當然也就不願意爲了這隻小雞，弄得前功盡棄。

她一定把他當作一個頑固的傢伙了。好吧，就讓她去吧！假如她沒有來，他也不需要造出關於機器的謊話來。

現在就讓她自己去搞吧！

馬丁在一塊很長的田前面停了下來。他轉過來對英格說：“就在這裏！”

她只點了點頭，讓馬達空跑。馬丁再也沒有說什麼了，也沒有問她。他換了閘，向右邊轉了個彎，直奔到田上去。英格張大了眼睛望着他的背影。這傢伙一聲都不關照她就開走了，真不講道理，況且他們倆是第一次在一起工作，根本還沒有合作的經驗。

她等他走了大約五十公尺，然後沿着他的犁溝跟上去，一面轉過身來，扳動一條長鐵桿，好讓犁刀插在土裏。

可是她拉也好，推也好，鐵桿却絲毫沒有動。

拖拉機還是往前面跑。

她急了，拚命去扳那鐵桿，但還是沒有用。犁刀掠過田塍，毫不起作用地在地上滑曳過去。

她突然感到渾身發熱。其實不過是哪兒發生了一點障礙，什麼地方轉動不靈，或類似的小毛病，不應該因此而慌亂起來。她應該把車停下來，看看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她却完全慌張起來了。

她讓拖拉機往前面跑，注意力全集中在犁上，結果忘了舵盤。

拖拉機從馬丁的犁溝裏跳了出來，搖搖擺擺地向左邊駛去。她急忙轉了舵盤，於是拖拉機又側向右面，壓平了馬丁新翻鬆的泥塊，並且印下了又深又寬的痕跡。

英格氣得哭出來了。但是眼淚剛淌出來，心裏倒覺得平靜了些。她煞了車。

馬丁遠遠在前面，可能他什麼也沒有看見。但是他突然轉過身來看了看。他連回過兩次頭，還是朝前開。

英格從坐位上跳下來，跑到犁旁邊，觀察了一番，搖了搖那鐵桿，結果發現有一個地方轉動不靈。她用螺旋鑰作槓桿，扳動發生障礙的地方。她死命地扳，臉變得通紅。過了一會兒，齒輪漸漸開始轉動了。但是這一轉，可轉得太快。螺旋鑰滑了出來，碰傷了她手指的關節。流出血來了，像火一樣燒灼。她剛想把手放在嘴裏減輕痛苦，却看見馬丁的拖拉機遠遠在前面，馬上就要到田邊了。

她連忙用一塊手帕裹住傷口，爬上拖拉機，試了一下鐵桿靈不靈。

這次很靈。鐵桿隨她指揮，她要犁刀高就高，要低就低。於是她提起犁刀，轉了個彎，換了個閘，然後又扳動了那鐵桿。接着後面就聽見犁刀翻鬆泥土的沉重聲音。

她突然忘記了一切。她快活得心直跳。她覺得蔚藍的天空比以前還要高闊，覺得百靈鳥的歌聲還不够響亮。

她耕田了。她忘了手上的痛楚，忘了馬丁眼睛裏取笑她的神情，忘了女朋友的譏刺。她只注意這塊田和前面遼闊的土地。

她耕着田。車頭上的小藍旗在風中飄盪着。生命是光明的，美麗的！

她耕得很好。拖拉機右邊的輪子循着馬丁的犁溝平穩地前進。她並不像馬丁想像那樣是個生手，她不是在古慕勒學校裏才開始

學駕駛拖拉機的。

她開到田畝的中段時，馬丁從田的另一邊，對面駛過來了。他根本沒想到應該等等她。當兩部拖拉機差不多並排時，英格倔強地仰起了下巴。但是她終於不能控制自己，偷偷地看了他一眼。馬丁和先前一樣，臉上毫無表情，眼睛朝着前面看。他彎着背，坐在舵盤後面，似乎除了工作以外，對什麼也不發生興趣。轉眼間，他就過去了。她自然不願意回過頭去看他。

她前面新翻出來的泥塊閃閃發光。她前面延伸着灰色的田地。她前面一直到天涯是一片略呈波浪形狀的遼闊的田野。

在這兒她覺得胸懷舒暢。她喜歡聽那均勻的馬達聲，喜歡感觸機器的震動。舵盤微微地搖動着，使她的兩手和全身觸到了機器的生命。

到了田邊，她扳動了鐵桿，提起了犁刀，然後轉了個小彎，駛到田的另一邊去了。於是拖拉機的右輪再開進了馬丁的犁溝，犁刀又開始翻鬆泥土。

過了一會兒，馬丁又開過來了，他臉上還是那種執拗的表情。她前面又是那漫無邊際的田野和高闊的天空。

整天就是這樣。一道一道的犁溝漸漸多了。那一片翻鬆了的暗色土地越來越寬廣，夾在中間的一片灰色的土地越來越狹小了。

近晌午時，他們的成績已經很可觀了。這時英格的拖拉機緊跟在馬丁的後面了。

吃過中飯稍稍休息後，工作又開始了。

咚咚響的馬達，歡唱的百靈鳥，還有一陣一陣帶着溫暖土地氣味的和風。

他們順利地工作着，冬天凍硬了的泥土很快地被搗碎了。最後，兩片翻鬆了的土地中間，只剩下一條狹窄的小徑。